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黃集解卷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裘文邵

謄錄監生臣康傑

毛詩集解卷三十三　　宋　李樗　黄櫄　撰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李曰成王將涖政其年尚幼召公懼其驕心易生故以公劉所以厚於民事者而戒之觀七月之詩周公告王者也其詩之所陳言稼穡勤勞農桑等事此詩之告王者其詩之所陳則言宫室勤勞等事其詩雖

不同而言民事則一也成王之時享盈成之治天下無事矣而又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茍不陳先王之勤勞而言之則稼穡之事或懵而不知無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曰昔之人無聞知夫小人之無所不爲以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也故曰昔之人無聞知雖先人之勤勞且忽之矣今成王幼沖之年處太平之世茍爲趨事於逸遊而不知戒

懼則必以先祖之勤勞爲徒勞也故名公諄諄而訓戒之則名公之心可謂勤矣蓋自古人臣之戒其君者必止於未形也以武王之盛德受一旅獒未足爲過而召公作書而訓戒之懼其此心之一開也况成王中才之主其年又幼召公安得不以此爲警戒哉昔曰進貧窶之説於有餘者之前進愁嘆之説於燕笑者之前説之者益諄諄聽之者若罔聞吁吾不懼夫聽者之不孚而深咎夫説者之無術也蓋身之所

歷者不待告而喻目之所見者不待言而知若夫身之所未嘗歷目之所未嘗見卒然説之而强其我從使之忘其有餘而知貧寠者之情厭兹笑之樂而知愁嘆者之可恤此人情之所必難者也然苟得其道焉此不難進彼不難受人情之所必難者而吾能使之欣然以從我召康公之戒成王蓋得其道矣文武之業盈成矣成王居而有之文武之治太平矣成王出而享之涖政之初萬幾之繁所未知也小民之依

所未知也盈成太平之治方可以適吾之欲而召康公乃遽欲以小民之事戒之誠人情之所難者而康公也不以民事戒成王而以公劉望成王一篇之中無一語以爲成王戒而推美公劉之所以厚於民者如此吁此召康公進戒之微權也夫人之常情論上世則以爲迂言他人則以爲異惟乃祖乃父是人情之所素信者也康公謂以民事戒成王成王未必聽惟美公劉之厚於民言存於美意存於戒言在公劉

意在成王知公劉之可尊則知民事之可重矣知公劉之可信則知召公之言不可忘矣康公不能必成王之信乎我而能必成王之信公劉吁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七月之詩舉趾穫稻之事小民婦子之情莫不備述無逸之書論小民之依者尤詳而勤勤於七嗚呼三不敢之義者尤切要之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先公爲戒而無逸之書必以太王王季文王爲說吁此進戒之微權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李曰篤公劉匪居匪康此章言公劉遷豳之始也先儒之說以匪居謂不可以居爲居匪安謂不可以安爲安雖有疆埸且置而棄之乃裹此糧食於囊橐之中以思輯用光詩人之意恐不如此者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

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也孟子之言爲得
詩人之意篤厚也夫以篤厚哉公劉之爲民也不以
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其疆埸則治其倉廩則富
然後裹其餱糧而置於橐囊之中以思和輯其人民
光其基業乃持其兵器開啓其道路而行以遷於豳
也蓋非倉廩之富則何以有餱糧非餱糧之備則何
以爰方啓行也孟子所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
然後可以爰方啓行也小曰橐大曰囊戚斧也揚鉞

也左氏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文則從金即此戚
是也啓行開啓其道路而行也史記曰不窋末年夏
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
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復修后稷
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
居者有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归焉史
記所謂行者有資居者有積即此所謂廼積廼倉廼
裹餱糧是也其曰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即末章所謂

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是也詩之六章各有次序不應先言自漆沮渡渭取材用方言行有資居有蓄史記之文失其倫序多矣公劉既已遷於豳而史記乃謂之復節從國於豳與詩人之言大相違戾學者從詩而舍史記可也

昔曰此詩六章皆以篤公劉一句冠其章首篤之爲言厚也書言公劉克篤前烈而此詩言篤公劉其言異而意同原詩之意蓋曰篤哉公劉之爲民也所居

可以安矣而不敢以自安何為不敢哉篤於為民則忘於為已故治其疆埸積其倉廪然後裹其餱糧置之於槖囊之中而以為啓行之資小謂之槖大謂之囊曰槖曰囊指其類也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和輯其人而光大其基業張其弓矢干戈戚揚之類以啓其道路而遷於豳夫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洽民之情而後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心可於是而見之矣後世厚於為已薄於為民疆埸

不治倉廩不繼一旦卒然有警羽檄一馳而民力四起千里餽糧民有菜色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而民命塗炭矣由是觀之則公劉之所以為吾民之計者如此其至非厚於民者能如是哉史記曰公劉修后稷之業耕種治地行者有資居者有蓄史記之言其此詩之證歟昔孟子答齊宣王好貨之說而論此章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吁孟子何其深於詩也然後可三字足以見公劉厚民之

心而挽齊王好貨之心孟子之善言詩如此哉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

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李曰篤公劉胥相也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言

公劉之相此原地也民既庶矣既繁矣而又順矣乃

宣之使出耕作民皆欣然趨事赴功而無愁嘆之聲

也此以見民之樂從於是陟而在巘降而在原相其

形勢度其土宜以見其用心反復於民也民於是願

帶之以玉瑶鞞琫容刀之佩也皆民愛其君如此

昔日君民之心未嘗不同君民之情未嘗不通君焉忘己而爲民則民焉愛君如愛己君薄於民民始薄於君矣公劉之厚於民凡其所以爲民之心無所不至方其始也相土以爲居使之無離散之患及其既繁庶而且和穆也則復從而宣導之使之無怨嘆之聲若是亦足矣而公劉之心猶不自已方且陟而在巘復降在原巘小山別大山也陟巘降原所以相其

形勢度其土宜以爲斯民永久之利其爲民之心諄

復不厭惟公劉以民爲心故民亦以公劉爲心曰何

以舟之舟帶也何以舟云者斯民之心蓋以爲吾君

之爲民如此吾民其何以報之哉於是願帶之以玉

瑤鞞琫容刀之佩也此其愛君之意也說文云玉瑤

所以稱其君之文德容刀所以稱其君之武德又云

下曰鞞上曰琫要之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

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善是人

亦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是故瓊瑰之贈晋人所以念康公之親瓊琚之報衛人所以答威公之義維玉及瑶鞞琫容刀周人所以報公劉之徳吁其孰謂民愚哉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廼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廼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

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李曰篤公劉上章既言其定民之居此章則言相宇者王氏曰先定民居而後相宇厚於民故也言公劉相宇也逝往彼百泉之間瞻望其溥原相其可居之處以爲未也猶升南山之脊見其可居者惟此京地

則曰是乃京師之野於此可以處也可以廬舍其賓旅也可以施教令也言言語語者言於此而施教令也篤公劉此章言宫室既成可以燕樂羣臣也言公劉於京師之地依之而建宫室也其朝會之儀則蹌蹌濟濟公劉則命設几筵而待之賓既登席而依几矣乃遂誥其羣物之所搏豕於牢之中而烹之以為飲酒之殽而飲酒則酌之用匏而已王氏曰其食也則執豕于牢而已其飲也則酌之用匏而已言其儉

也其僾如此則亦厚於民故也君既飲食其羣臣羣臣遂從而君之尊之羣臣皆愛其上不以菲薄而怨其君也篤公劉蘇氏謂此章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以日景以定其經界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節觀其水泉灌溉之利然後可以辨其土宜以授野人也其軍三單者葢言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大國之有三軍則以餘卒爲羡今方遷豳通三軍之數而無有羡卒故其軍三單

蓋以其始遷故也惟其通淵三軍之數而無有羡卒故度其隰原之田以什一之法取其民以爲糧食也既而民益衆然後度其夕陽之地以居之則豳之居信乎其大也夕陽山西也夕乃見日也取民之法夏曰貢商曰助周曰徹皆良法也而周之徹法最爲盡善孟子言之盡釋其端而自於公劉始後世從而守之則公劉之法可謂善也篤公劉此章言宫室既成遂作館舍之時先使涉渭乘舟絶水爲亂而過取厲

取鍛以厲其礎用乃正其作舍之基以治其事而行旅之人歸者甚衆其澗之所在則或夾其皇澗或遡其過澗遡者鄉也開門而向澗也皇澗過澗皆澗之名也以見其行旅之多也芮鞫之即芮鞫皆水之所也水之内曰芮水之外曰鞫止旅廼密芮鞫之即言行旅之多而得其所安也以見其治道之盛雖行旅猶如此則其居者可知也周自公劉至於文王武王凡四遷公劉遷於豳太王遷於岐文王遷於豐武王

遷於鎬豐鎬之遷無所經見惟緜詩言太王遷於岐此詩言公劉遷於豳是皆所以爲民也而後世不知遷徙之勞安然而有之此名公所以致意於此也昔日建國之法先王畿而後邦國使民知有尊也今也公劉之遷豳先定民居而後相土宇其爲民之心何如哉厚之至也夫公劉之相宇往彼百泉之間望彼廣原之地蓋將以度其所宜處而奠民居也故復升於南山之脊見其可居者惟此京師之野於是處

乎此而廬旅乎此廬旅者為賓旅往來之舍也公劉之建邦非欲利已葢欲利人非欲使於吾國亦欲便於他國故必使行旅者皆必出於其途而後見其處心之廣大如此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者説者類曰於此而施政發令也寻竊以為不然葢公劉之未遷也已有以得乎民之心既遷也復有以適乎民之欲是以公劉遷乎此而民樂從之如太王遷岐而民從之如歸市也故言言語語者以此見斯民歡悅之情矣

語於此而非勉從也此喜色相告之意也吁公劉何以得此於民哉唐魏徵謂太宗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愚謂公劉所以得民之道蓋如此也夫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李曰書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天之所以親於人君者惟其有德故也其曰親有德饗有道其意一也然而所謂道德者果何自而見之哉觀之斯民可見矣民之於君好之如芝蘭親之如父母則是道德之盛也如其怨歎之聲不絶於口則是道德之衰也天之禍福於人君唯在其德之如何不在於祭祀之間也紂之亡也郊社不修宗廟不饗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其於祭祀之間如此此上天之所以降禍也則

知紂之亡乃在於郊祀之不修也然如虞之粢盛豐潔而卒爲晉所滅則是祭祀之豐潔又無益也以是知國之存亡在於道德之盛衰可知也洞酌彼行潦洞遠也言洞酌行潦之水置之大罍之中待其澄清則挹之注於小罍之中以此水而沃酒食之饎也饎酒食也夫以行潦之水其爲物也微矣以薄陋之物薦之於天而天乃享之者則以樂易之君子可以爲民父母故也民之視聽乃天之視聽民既從之矣則

天安得而違之乎罍祭器也溉清也塈息也下二章皆是上章之意王氏徒見序言皇天親有德而饗有道遂於詩中求其所謂道德民之父母德也民之攸塈道也又甚曰周道於是爲盛故稱皇天焉使周微而無道將不得稱皇天乎何其陋也

旨曰幽明無二理明此理者無二心立民長伯之理於敬事上帝之心得之諧萬民之理於事鬼神之心得之而吾夫子亦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其如示諸掌乎蓋事神治人無過此一心心無二心則理固無二理也誠存於心以之事天則天必享以之治人則人必歸是故事天不在備物愛民不在小惠事天而出於誠心則雖禴祭可以受福二簋可以用享是心不誠則雖殺牛而祭福不至豐潔以祀天不親曾何益哉愛民而出於誠心則雖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禽而猶欣欣乎有喜是心不誠則雖移民移粟民不以爲惠不鼓不擒人不

以爲仁將誰欺哉雖然人情猶知敬天而不知推事天之心以治人也蓋其心以爲民愚也無知也彼蒙蒙蚩蚩而吾欲以誠化之豈不難哉自人君有是心而愛民之誠心衰矣大臣慮其如是也是以推事天之理以明治人之理謂天有是理民有是情冥冥之中無聲可聞無臭可接而誠心之存猶可以感通孰謂斯民而有不可化之理哉故泂酌一詩意在於告成王以治民之理而先假夫事天之理以喻之也作

序者從而斷之曰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者其微意固有在然特曰皇天云者愚恐詩人之不止於此意請得而詳辨之夫其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次章曰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其末章曰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夫三章言酌彼行潦以薦鬼神而皆曰可以可以云者設辭也三章之終皆斷然以爲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攸歸民之攸塈實辭也如左氏言潢

汙行潦之水可以薦鬼神可以羞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左氏之言蓋欲實其信禮之說而假薦鬼神之禮以明之也故觀詩人之辭當察其意之所在況於言語之末則失其旨矣嘗觀於詩先設辭於彼而後立意於此者類亦不少泂酌之意豈異是哉爲此詩者其意蓋曰泂酌彼行潦之水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以爲用猶可以沃酒食之饎而熟之以祭則天之所享豈於物乎杳冥之中

不可以言語通而齊戒潔誠猶可以致其享則治民之理何謂不然使爲君而樂易之德不忘於心則雖善政未施而民已懷矣善教未行而民已孚矣其曰民之父母民之攸歸民之攸塈塈安也以見其豈弟之德在民之不能忘如此也濯罍濯漑亦無異議罍祭之罍也漑祭之潔也要之以言事天之誠耳康公以豈弟之德望成王而先推享天之理以喻成王人皆謂康公之意言皇天之親有德饗有道愚謂康公

之意假天之親有德以見斯民之歸有德假天之饗有道以見斯民之懷有道也夫天無私親惟德是輔則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從可知矣故嘗謂爲民上而謂民之難服者皆未有愛民之誠心者也苟其愛民之誠如事天之誠使民如承大祭則必不輕用民力矣臨民而如臨上帝則必不敢失民心矣吁天下之理莫過乎此心之誠也誠於愛民不必有赫赫然爲民之功而民自懷之愛民不出於誠心則雖良法美

意彰彰於天下而無益於嘆息愁恨之聲也大學論若保赤子之義而發明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赤子者飢寒之變疾痛之加彼未能以語人也然而保赤子者能得其情而順適其欲何哉父母之愛子誠心也心誠求之則赤子無難知之情矣天下之窮民其無告者何啻赤子之未能言者哉然君爲苟以誠心求之則萬里之遠若一堂之上萬口之異若一辭之戢吁此召康公戒成王之意也此召康公

所以論享天之理以明治民之理也益之贊禹曰惟
德動天無遠弗屆愚謂益之意在於告禹以苗民之
易格而先假動天感神之理以明之也成王之告君
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愚謂成王之意在於告君
陳以頑民之易化而先推感於神明之理以喻之也
吁泂酌之詩其微言實在於是為此詩者語焉而不
詳愚故詳其說而辨之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李曰鄭氏云吉猶善也唐孔氏曰吉士亦是賢人但
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此說
是也周自文王以來賢才羣聚於朝其所以遺後嗣
者無以復加矣而召公猶以求賢用吉士爲戒蓋人
君之於人材欲其無所不用不可以爲止於如是而
不求也如漢祖之興謀臣如雨猛士如雲宜其不必
以求賢爲念也及得天下之後乃過沛而歌曰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是其求賢之心無有已也成王處盈

成之世召公懼其驕心易生怠於求賢也故切切然作詩以訓戒之則召公之愛其君者至矣周公之作無逸也陳民事之艱難以戒其君之逸豫而召公又作公劉之詩以戒成王厚於民事周公之作立政言用人之當否以戒成王之用賢而召公又作卷阿之詩以戒成王用吉士則周召之相其君者一道也而或者乃以二人不相悅豈不厚誣古人哉

昔曰成王涖政之初而召康公謹先入之戒者三曰

厚民曰饗天而以求賢用吉士終焉蓋曰愛民所以畏天而觀俊所以尊上帝三事而一理也推此三者雖堯舜之治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康公何其善告於君哉後世人臣不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望其君故不能以其大者要者而告其君政事之末條目之細無益於天下國家者乃敢上章誼譁至於任用之非人忠邪之不辨而古人所謂罔不興罔不亡之由者則皆默默而不敢一言吁盍亦以康公之所以告

成王者而告其君哉故嘗謂成王即位之初周公左召公右康公既戒之以求賢用吉士而周公作立政之書亦曰勿以憸人其惟吉士二公之戒皆天下治亂之本成王所以得爲賢君成周所以得爲至治者二公之力居多雖然曰求賢曰用吉士初非有異也作序者因詩人有吉士吉人之辭而及之耳若求爲異說則爲此詩者既曰吉士又曰吉人亦有異義也豈其然乎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李白卷曲也飄風廻風也毛氏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不如鄭氏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廻風從長養之方而來入之喻王者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然就之鄭氏之說爲勝惟人君能如卷阿之受風故樂易之君子皆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況乎國君之尊如雷霆之威無不摧如萬鈞之重無不壓也茍不能屈體以求賢則彼將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矣孰肯樂告之以善道哉

昔曰天下非名之能欺人而惟誠之能感人漢唐之君求賢之詔非不屢下也而卒不足以得賢何者求賢之名盛而求賢之實衰非日蝕詔不下非地震詔不下非水旱詔不下平日尊賢待士之誠不至而一旦欲以虛名來天下之豪傑吁肎有是理哉高宗思

而傅說夢成王悟而周公歸有急親賢之君則十六相更相薦揚而至矣有善養老之君則二老有盍歸乎來之嘆矣吾以是知誠之能感人也召公以求賢告君而先之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夫卷阿不與風期也而風必至焉然則有阿之卷必有風之飄然阿大陵也卷者曲之勢也莫峻於阿阿而卷則不抗於自峻而有以來自南之風莫尊於君君尊而謙則不抗於自尊而有以來天下之賢天下之理峻於自立

者人不我親誠於待下者人必樂附唯木之樛者葛
藟纍之唯阿之卷者南風飄之人君能屈已以求賢
則賢者必樂爲之用矣是故豈弟之誠不忘於中則
尊賢待士之誠必發見於外訑訑之聲音不形於顔
色則濟濟之士咸輕於千里故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者以見賢者願立於朝而樂告之以善道也茍非其
有求賢之誠則避色避地皆賢人而在朝在位者非
吉士雖招之而不至安肯來而游雖譙之而不言安

肯矢其音此髙祖所以不能來四皓光武所以不能屈子陵也吁燕昭王卑辭厚幣以招賢者而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此來游來歌之意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而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此矢其德音之意也矢之爲言如臯陶矢厥謨之謂也愚嘗觀仁宗皇帝朝一時賢者毛奮鱗集曠古未有而敢言之士尤多吁誠之能感人也如此哉前輩嘗言人君苟有求賢之誠則賢者將扣閽而自至信矣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李曰伴奐爾游矣此下三章小蘇先生之說最為善伴奐鄭氏曰自從弛之意彌終也酋就也言成王之時天下已平惟當伴奐而游優游而休端拱無為坐視天民之阜但能得樂易君子而用之以終成其德

性則能肖先君之業有所成就矣爾土宇昄章昄大也章著也言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不可以有加矣但能求樂易之君子而用之以終成其德性則爲神明之主矣爾受命長矣言周之受命既長矣而福禄又康安矣但能得樂易君子而用之以成其德性則可以長保其純嘏矣且以唐明皇觀之其時非不伴奐而游優游而休也非不土宇昄章也非不茀禄爾康也然自天寳以後驕心浸

起惟其求賢之心少替退張九齡而進李林甫用小人而去君子是以不能保其太平之業也使成王苟不知求賢方且簡賢才而信讒佞則是亦爲明皇而已

昔曰此三章皆一意然其辭有輕重要其微意皆在於三章之末句愚嘗觀諸家講解而惑矣說文以伴奐爲廣大而有文章而鄭氏以爲自縱弛之意其說以爲賢者既用則人君得以優游而伴奐而自休息

也小蘇李适仲先生則以爲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唯
當伴奐而優游端拱而無爲也陳少南先生則以爲
人君惟在於優游而不役於智巧以與賢者講學然
以愚觀之皆恐非康公之言夫謂之廣大而有文章
固美辭也以爲賢者既用而人君得以伴奐而優游
則詩人之辭不若是其遽也以爲天下已平成王惟
當伴奐而游優游而休則是召康公教其以逸豫也
以爲不役於智巧則是文王之時也至於爾土宇昄

章亦孔之厚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諸家之說亦皆不同然其失也皆在於不察詩人輕重之言爾土宇昄章說文云昄大也章盛也茀祿爾康說文云茀小也康安也愚以爲盛貌也召公之意以爲天下之治如此其可樂也土地之廣如此其盛大也福祿之慶又如此其厚也吾君將何所爲乎亦當知所以保之之道耳保之如何亦惟曰求賢以自輔也然而求賢者人君之所難言於天下治安之時而以難必

之事言之於難言之人亦君子之所甚慮也故蹇叔之言不用於秦師方興之日伍員之諫不行於夫差屢勝之後是故於已更事者言與未嘗更事者言不同也成王以幼冲之資出而當盈成之運方是之時中外無虞四方乂寧淮夷已服頑民已定天下之治已休休矣而召康公以求賢用吉士戒之是猶進食於飽者進藥石於壯者其不爲之唾去也幾希故召康公之戒亦難乎其爲辭矣康公也不直其辭而微

其言其一章則先言至治之樂而後進其保治之說其二章則先言其有天下之盛而後進其保天下之說其三章則先言其享福禄之慶而後進戒其保福禄之說夫人惟知其有而後不忍喪其有知其不足恃而後不敢以自恃謂伴奐爾游優游爾休天下無事固可樂矣然吾君亦當思所以充其德性而嗣先公之業乎疆土之廣宫室之盛固亦甚厚矣然吾君亦當思所以充其德性而使百神之我主乎受命之

長福祿之康固亦盛矣然吾君亦當思所以充其德性而使純嘏之我常乎先公之業不能繼則伴奐優游何足樂宗廟社稷之不我享則土宇昄章何足榮純嘏之大福不可常則受命之長何足恃反而思之天下雖無事而吾不可以無事而忽之賢不可以不求也吉士不可以不用也使康公不徵其言而直以求賢用吉士戒之成王之心必曰天下之治已伴奐而優游矣土宇已盛矣福祿已康矣吾又何資於賢

而必汲汲於吉士哉惟康公先言其所已然而後戒其所未然使之知此之不足恃而不敢以自忽也吁召康公何其善進言於君也哉漢文帝之時號爲海內富庶天下乂寧而賈誼必爲之痛哭流涕爲之長太息如既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然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益不之信故誣亂以爲治固小人之用心而抑治以爲亂亦非進言之至術至觀此詩然後知康

公之戒其君其言固自有法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李曰有馮有翼鄭氏以馮爲馮几以翼爲敬以孝爲成王以德爲羣臣其意以祭祀爲說歐陽則非之矣此蓋賢者之衆多如此有可以爲輔翼者有孝者有德者皆可以誘掖其君以當道也成王能得此樂易之君子則可以爲四方之法則也顒顒卬卬此章亦

言賢者如此或說以為成王非也顒顒温貌卬卬盛貌如圭如璋言其德如圭璋也惟其如此故人聞之則有善聞望之則有威儀夫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有諸中必形諸外此理之常然也成王能得此樂易之君子則可以為四方之綱也

黄曰人君用舍之際天下之趨向係焉不可不謹也用得其人則天下皆淬礪於賢人吉士之域而四方之綱紀由是而定矣一非其人則天下趨之而紀綱

亦有不足觀者天寶之際唐之天下豈不大治林甫一用而唐之紀綱遂以大亂由是而觀則召康公之戒其意深矣公之意蓋曰人不可以妄用也當察其實而考其素有馮翼之才孝德之行者然後可以用之以爲四方之則有顒卬之志圭璋之質而令聞令望之人者然後可以任之以爲四方之綱蓋康公之意以爲才與德稱名與實孚然後可謂之賢謂之吉士才有餘而德不足則盆成括之徒耳名有餘而實

不足則少正卯之徒耳其不誤天下國家也幾希此

馮翼之才所以尤貴於孝德之行而聞望之令所以

尤貴於圭璋之質也吁此二章其康公告成王以用

人之法歟鄭氏以有孝為成王以有德為羣臣其意

以祭祀為說而陳少南先生亦以顒顒卬卬如圭如

璋令聞令望為人君德性内成而儀容外著詩人之

意愚恐不然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

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

李曰鳳凰于飛此章言賢者以類進也古之人多以鳳凰比賢者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鳳凰之鳥非太平則不出翽翽衆多也藹藹盡力也鳳凰之飛翽翽其羽以類而進咸集於此以譬藹藹之吉士在有道之朝亦引類而進也維君子之所使媚愛天子也又鳳凰于飛此章亦上章之意傅戾也媚于庶人言

憂乎庶民也

昔嘗觀古今之天下方其盛也賢人萃焉及其衰也小人朋焉夫聖明之君其智固足以知之而亦安能盡天下之才而用之哉何賢人君子皆爲之用而天下無遺賢也世之說曰天生聖君必生賢佐申甫自嶽降傅說爲列星賢人君子之用於世豈偶然哉故天欲平治天下則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未欲平治天下則反之嗚呼是不然也天心仁愛人君豈不

欲朝廷皆君子然天下有君子必有小人安能絶其類哉要之君子小人消長之理在人君任用之際有以先之也殊不知舜不相禹而相驩兜吾見鯀與放齊之徒翕然相與都俞於虞朝矣如成王不相周公而相管蔡吾見武庚之徒翕然攀援於周行矣惟舜用禹以先天下故皋夔稷契以類而進惟成王師周公以先天下故康公康叔以類而用此易所謂拔茅連茹也故曰鳳凰於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又曰鳳

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鳳凰肅肅而飛衆羽翽翽而從鳳凰飛而止衆羽亦集焉鳳凰飛于天衆羽亦戾焉何衆羽之趨於鳳凰者如是也鳳凰者衆羽之所慕也聖人不能盡天下之賢而用之惟得一相如禹如周公而野無遺賢朝無倖位譬如龍翔而雨即霏矣虎嘯而風即號矣何患天下之有遺材也嘗觀高宗未得傅說則憂思而不遑既得傅說則專任而無憂天下之賢不止一傅說也而高宗獨汲汲於

說何哉吁其父歸之其子焉往高宗蓋知此理者也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人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初無異義蓋言吉人吉士之多者以有君子在
上也此所以實其鳳凰飛而衆羽從之之意也曰媚
于天子媚于庶人蓋媚于天子所以媚于庶人也愛
君所以愛民也媚庶人所以媚天子爲民所以爲君
也知媚君而不知媚民非愛君之誠也其秦高斯漢
𢎞羊唐楊國忠之徒耳其不忠於君莫大焉吾嘗

講假樂之詩至於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一章已妄論之矣故不復述其說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李曰鳳凰鳴矣鳳凰之鳥非梧桐不棲鳳凰鳴於高岡之上必有梧桐之木生於朝陽之地梧桐之木菶菶萋萋然而盛則鳳凰之鳥雝雝喈喈然而和鳴言成王之朝能致賢者如此梧桐之木生于朝陽之地

者蓋其朝見日陽被仁温之氣爲多而說者以被温仁之氣爲人君之德則鑿矣

昔曰先曰鳳凰飛而衆羽從此又言梧桐生而鳳凰鳴猶方其論九官之用則曰禹先之也論三后之用則曰周公先之也及其論禹之所以用周公之所以歸則又曰舜之聖成王之賢也且夫古人所以必以鳳比君子者何哉非取其羽毛之異也非謂其罕見之奇也賢人君子難進而易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猶鳳凰焉非高岡不翔非梧桐不棲故鳳凰鳴於高岡之上者以有梧桐之木生於朝陽之地也梧桐之木菶菶萋萋而盛鳳凰之鳥雝雝喈喈而和且夫太公伯夷天下之大老也方其隱於東海北海之濱也默默然而處恐有聞焉及其盍歸乎來之嘆也翩翩而起恐或後焉向者胡爲而避今也胡爲而歸此君子出處之道詩人形容之意也後世有如魯二生漢四皓皆終於隱而不見於世夫

若人者用之雖未必能成王佐之事業要以後世之君輕儒慢士而賢人君子有以窺其用心也梧桐之不萋萋萋萋何恠乎鳳凰之不雝雝喈喈也噫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李曰君子之車此章言其所以寵錫君子者甚厚矣

韓大公曰假如賢者至乃一見之愚者不得見焉則

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曰遠矣假如愚者至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曰遠矣蓋待賢者之道當異於衆人苟以衆人待之則彼將有辭曰吾君待我以何禮而責我以何事也故必待之甚厚則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今也君子之車馬如此之富則其禮貌可知矣然君子豈在於車馬之間哉蓋以車馬之多則見其禮待之甚厚也召公之作詩其辭不多惟使樂人歌之欲使成王以爲

戒也召公雖曰此詩不多然其辭諄諄如此已爲多矣猶曰矢詩不多者蓋召公愛其君甚切其心猶以爲少也

昔先儒之論此章皆曰人君待賢者之禮當如此其厚也故必有車馬以錫之如書所謂車服以庸易所謂錫馬蕃庶也愚竊謂不然夫康公之意固欲成王之待賢者以禮矣然不告其君以待賢者之誠而告其君以待賢者之物康公之意必不爾也夫車必

曰君子之車馬必曰君子之馬猶杜子美之詩曰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人孰無酒不若對賢人酒人孰無車不若聽長者車愛其人而貴其物也天下之言弓者必曰烏號之弓言屐者必曰曲阜之屐豈貴其物乎抑貴其人乎康公先言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而繼之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蓋謂梧桐之木盛則鳳凰鳴矣人君之誠至則賢者至矣吾君苟有好賢之誠則天下之賢者莫不願立

於其朝將有不逺千里而來者矣君子之車而庶且多君子之馬而閑且馳指車馬而曰君子以見朝廷無愧人也夫如是康公愛君之意遂矣故曰維以遂歌夫康公作卷阿詩其辭非不詳也而猶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蓋其愛君之誠動於中而愛君之辭形於外則辭多猶以為少也吁康公之愛其君也為何如後世之言為人臣者必曰周召信乎其為人臣者必如二公而後無愧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

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李舀召穆公者召康公十六世孫也召康公當武王成王之世言聽諫從其所陳者無非切直之言而王能聽之故天下大治召穆公者當厲王之世非無切直之言也觀民勞與蕩之詩其言非不忠也奈其王之不聽何故天下大亂其愛君之心非不同特所遇

之時異耳江漢之詩所謂召虎即穆公也當厲王之世不見信用其所見於世者惟其言耳至於宣王之世能信用之乃有平淮夷之功所謂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者正此類也攷之國語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使人監謗召公諫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則知穆公在厲王之世其忠諫屢矣非獨民勞與蕩二篇也其後厲王奔於彘太子靜匿

召公之宫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子代宣王太子卒得脫觀此則穆公之所存可謂大過人矣慶鄭之於晉惠公驟諫不從及戰於韓原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慶鄭之於惠公固謂忠諫至其君陷於難安然坐視而不之救是以其君怨懟而讎之也開

召公之風可以少愧矣觀此詩與蕩詩其言優游而不迫則召穆公之忠厚可見於此二詩况其肯儺君於急難之中乎召穆公既脫太子於難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爲王夫以十四年之間朝廷無主召公乃與周公行政於天下天下不以爲專宣王不以爲疑此非其才如伊尹者不能也而召公能之可不謂之大賢乎召公之賢如此則學者於此詩不可不詳考之也迮毛

氏曰危也鄭氏曰幾也毛氏之說以爲民皆罷勞而又危則其說不甚簡徑不如鄭氏之說爲優易之井卦曰汔至亦未繘井汔亦訓幾汔而未爲用則未爲有功也此汔字同也言告於王曰當時之民亦勞苦矣庶幾厲王可以少安之乎言少安者未敢望厲王奮然大安斯民但冀其少康之使之得休息足矣中國毛氏曰京師也四方毛氏曰諸夏也鄭氏亦同皆非也中國只是說諸夏王氏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自中國以至夷狄皆綏之是也但王氏又以下文四
國爲中國而又失之泥矣毛鄭之失則以中國爲京
師王氏之失則以四國爲中國其失一也安民之道
必有其序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先
後之序也聖人之於天下非不欲一視而同仁也然
未能治近而先欲治遠正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然而可以施惠者惟在
於無縱詭隨而已詭隨者蘇氏曰不顧是非而妄從

人者是也毛鄭皆以爲讒人之善隨人之惡其說不甚近夫小人欲仕於朝廷者必先中君之欲然後可以得志如唐太宗嘗歎庭中樹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宇文士及從旁稱美可謂讒隨也蓋彼不顧理之是非君以爲是亦以爲是君以爲非亦以爲非既合君之意然後可以要君之爵矣天下之事惟吾之所欲則天下之人必受其禍矣王能無縱讒

隨之人無良之人既以謹慎則寇虐不畏法之人亦
將遏止之也孔氏曰惡有小大詭隨未爲大害故直
云不得縱之也無良則爲小惡巳著故謹敕之寇虐
則加害於民故遏止之自古人臣之肆其大惡而無
所忌憚者則以人君有以縱之於始也左氏傳曰人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有一人焉幸而從事則天下必
受其禍矣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爲寇虐而
欲遏止之亦巳晚矣如唐代宗之時所用之人如元

載李輔國之徒皆大姦惡無如之何至遣刺客殺之
其無策甚矣柔遠即上文綏四方是也能邇即上文
惠中國是也遠近既安則上亦安如遠人已叛而近
者已離王雖欲一日之安得乎故曰柔遠能邇而後
可以安我王也休息也以爲民逑逑聚也言使民無
離散也宣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則知厲王之時斯民流離散亂於四方矣
故告之曰以爲民逑也惛怓亂也無弃爾勞鄭氏以

爲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不如蘇氏以爲爾勞舊
也詭隨者禁之舊者用之茍有功者勿弃則君子在
朝小人在野豈不爲王之休美乎民亦勞止以綏四
國即上文綏四方也罔極不中也無俾作慝遏止寇
虐之人使不得作邪慝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
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茍衰則
有德之人必去矣如漢武不冠不見汲黯至於公孫
弘則不冠亦見之唐姚崇宋璟爲相每進見明皇輒

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林甫爲相雖寵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蓋爲無德之人乃可以無禮待之苟爲有德之人而倨傲之如此則將有去志矣觀厲王之世所親者惟榮夷公之徒安能近有德哉愒亦息也俾民憂泄俾民去其憂也泄去也以謹醜厲厲惡也無俾正敗無使正道得敗壞也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者言王雖號小子而所係天下之事甚重不可不慎也民亦勞止云云國無有殘者言國無殘敗之

禍也繾綣附著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元愷曰不敢離散也說文曰不相離散也孔氏謂人行反覆爲惡固執不舍常爲惡行不如蘇氏以爲小人之固結其君無俾正反言無使正道反而爲邪也厲王乎我欲女如玉是用大諫也自古人君之所以欲殺諫臣者必以爲拂已而不知實愛已也人之諂諛雖曰遜志然猶疾疢也乃所以害之也人之忠直雖曰拂已然猶藥石也乃所以愛之也使

君能察其臣之所以諫已者謂何其心不過欲其君為賢為聖使天下躋於太平之域則必無殺諫臣之患矣

板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

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旦及爾游衍

李曰左氏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伯周公之後也入爲王朝卿士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凡伯亦其苗裔世爲王臣也上帝板板板反也癉病也凡伯以厲王之不道遂言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畏可不慎哉吾出話以告之厲王不以爲然而且肆於民上則其所謀皆不遠矣凡伯之出話無非遠謀

也而厲王不從惟知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

管管無所依恃也言厲王之心不知有聖人之法度

故專己直情偃然無所忌憚肆爲欺詐而不實於誠

信之道也葢人茍知有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

不敢茍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

哉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以用大諫也自下文至

於末章皆是大諫也上既言爲猶不遠此又言猶之

未遠葢反覆言之矣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憲憲猶欣

欣也孟子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嘗聞之曰書籍難曉以古今之語不同耳在凡伯謂之泄泄孟子又轉而爲沓沓今沓沓之語又難曉但觀孟子所謂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意自可見矣鄭氏之說皆以天爲王言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

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然隨從而助之其説皆以爲王非也此只説上天方降災王不可以不懼也言天方降大難於王何爲乎欣欣然而不懼天方有警動於王何爲乎沓沓然而不知止也天心之仁愛人君至矣故降災以警動之人君欲解天心惟恐懼修省而已苟能慎德則雖有桑穀之變而可以致中興苟不知懼則天災日益其欲當天心者果何爲哉在於治民而已然民豈難治哉王之教令苟和順矣則下民

無有不和洽王之教令苟悅美矣則下民無有不安定古人曰安危在出令民之休戚係於上之人所施教令如何耳觀尚書所載皆古帝王所以教令其臣民者其治亂可考也我雖畏異事此章又責同寮之臣王氏曰事雖畏異然其同治天下則凡伯與厲王無以異於同僚矣此說牽强之甚言我與爾大臣其職事雖異然常與爾同僚正左氏所謂吾嘗與同僚敢不盡心焉是也以同僚之故而就爾謀而汝同僚者乃

聽我囂囂而不之信我之所言誠可行也汝勿以爲
笑先世之民嘗有言芻蕘采薪之人其言尚可采而
況於我乃同僚之人乎凡伯諫王不聽故欲與同僚
共陳之而其同僚乃姦邪之小人反笑其所言況欲
與之共諫於王乎昔趙盾與士會同心以事君諫不
入則子繼之是同僚當如此也今厲王之時同僚諫
君皆以爲笑其異於趙盾士會遠矣天之方虐言天
之將虐以喪國家王何爲謔謔然戲侮之也惟老者

知其不可不戒故以此諫王而王乃蹻蹻然不顧其所言小子指厲王也說文曰蹻蹻舉足高也以舉足高之意觀之則蹻蹻是驕怠之意劉向新序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言小子蹻而不受也灌灌毛氏曰猶款款也汝之所以不用我言者豈非以我之老故邪然我之言實非老也但是爾用憂爲戲謔也自古庸君之朝無不播棄黎老老人之言可以治國反以其言之老遂以其言耄而不可用也而

秦穆公之於蹇叔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此所謂以老人之言爲耄也熇熇熾盛也說文曰火熱貌是亦熾盛之意言王不用我之言及其積也將如火之益熱不可救止也天之方懠懠怒也夸毗爾雅曰體柔也言天方震怒王何爲懦而不能自立令威儀皆迷亂則其無立志可知也當世所謂善人者又皆不敢出言尸位而已故斯民呻吟無有揆度之者斯民當喪亂之際無有資財曾莫有惠我衆者以其聚

斂愈甚而斯民益困天之牖民正如所謂天序有典
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皆是爲順於天理也
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如壎篪之相應圭璋之相
合取攜之甚易也牖如循循然善誘人之誘同且人
之生也皆有固有之性因其善性則其教不肅而成
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多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
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牖者以帶上文言之耳鄭
氏曰無曰是何益詩人但言無曰益鄭氏又增言無

曰是何益可謂難矣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此辟亦當作僻字讀言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爲邪僻何以牖民哉未有已不正而能正民也僞王既爲邪僻安能正民乎价人維藩大師或讀作大字价人或以爲大人或以爲善人或以爲掌軍事者無所經見今姑兼存之大師大衆也大邦諸侯也大宗强族也王所恃以爲藩籬屏翰救其國家者在此數者苟以德懷之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

以德懷之矣詩人以懷德維寧則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無使宗子之城壞無使汝獨居則可畏也宗族既離則爲厲王者眇然匹夫矣豈不可畏哉敬天之怒此章又戒王以畏天反覆言之者以見厲王怒天戒也渝變也是亦天怒之意也天怒如此王當戒之無敢戲豫馳驅自肆夫所謂天者豈遠乎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鑒在兹故

昊天之明與爾出入與爾游衍不可以爲遠而忽之
旦明也王往也觀敬之一章皆是言天與人不遠王
當敬之故此詩既告之以敬天之怒又申之以昊天
曰明敬之一篇之意盡在其中矣夫厲王之無道凡
伯所以告之也猶盡其至如此末章所言惟文王能
之文王陟降厥士故曰昊天之明及爾出王與爾游
衍不以爲遠而忽之在帝左右是也此豈厲王之所
能爲哉而凡伯亦告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

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以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有不然也

毛詩集解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吴　銓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卷三十四　　宋　李樗　黄櫄　撰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大雅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

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
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
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
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李曰蕩之序有可疑者詩中言蕩蕩上帝而序乃以
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意都不相干涉鄭氏以
蕩蕩為法度廢壞之貌鄭氏之觧詩欲求合於序故
不得不以法度廢為説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蕩蕩者廣大也使蕩蕩而果為法度
廢壞之意則堯亦為厲王矣歐陽曰蕩蕩廣大也謂

蕩蕩無限畔也序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者謂天下廣大無綱紀條理以治之也歐陽公雖以蕩蕩為廣大也然畢竟只為作序者求合於詩之句故余謂詩中若此之類誠有可疑也召穆公以厲王之不道遂傷之而言曰蕩蕩然而廣大者上帝也此呼天而告之之辭也天乎今天下之君如厲王者其威虐烈然甚矣其曰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疾威如此而其命又多邪僻此見厲王之不君甚

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而勿使失乎性今厲王之爲君乃肆爲威虐而又多邪僻是天立人君乃所以害民也人之勞苦則必呼天遭厲王之暴虐無可奈何遂以歸之於天也天生我民其命信爲難諶矣方其初也生賢聖之君以養斯民及其終也乃生此僻王以殘虐我民夏之興也其始以禹其終以桀商之興也其始以湯其終以紂周之興也既始之以文武又終之以幽厲其難諶如此毛鄭皆以蕩蕩上

帝爲厲王歐陽公既以爲不然而蘇氏又以下民之辟爲天之廣大下民之所君又不能無失其曰蕩蕩上帝只是指天下民之辟只是指厲王其文明甚不須曲求其文也召穆公以厲王之惡同於紂故每章引文王數紂之惡以責之彊禦彊梁悍禦之人也掊克掊斂好勝之人也紂之臣惟是彊禦凶逆之人惟是深刻少恩之人在位與在職事者無非此人也夫以紂之凶惡而又濟之以彊禦掊克之人則如水之

益深火之益熱其亂亡必矣酒漫也如酒天之酒也天降滔德猶言天降喪亂也天之降此喪亂而女又起而助天爲虐蓋此怨之之辭也說者多以滔德爲彊禦掊克之人未必然也紂之所謂秉義類乃是彊禦多懟之人也乃是好爲讒言之人也乃是寇攘奸究之人也類善也自古亂亡之君所以委任小人者非以小人爲可任也蓋以君子爲小人小人爲君子也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故紂以彊禦之懟與夫流言

寇攘之人爲秉義類則夫秉義類之人必反以爲彊禦流言寇攘之人也紂之時在朝者飛廉惡來之徒而箕子比干之徒則屏棄之殺戮之囚奴之彊禦多懟言彊禦之人多怨懟之也流言以對言好爲流言以答人主之問如管蔡之徒是也寇攘式内言寇攘之人而反使居内也王氏以彊禦爲厲王誤矣侯作侯祝靡届靡究言在朝廷者無有忠信惟是以盟詛相要厲王又不能别白而窮究之則其政可知矣使

君臣以盟詛相要皆是忠信之衰也如左傳曰鄭伯
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則鄭之刑政
可知矣雖然何人斯之詩又何以言出此三物以詛
爾斯乎使詛果非嘉事則何人斯之詩當在夫子所
刪之列矣蓋觀詩當以意逆志婦人送迎不出門而
莊姜乃有遠送于野之言正此類也何人斯之詩但
以讒言亂國乃可以爲人主之戒不必泥於盟詛之
言也彭彭然毛氏曰彭亨也鄭氏曰自矜氣健之貌言

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蓋以小人為君子則其所用者無非小人也以怨為德則其所行者無非虐政也蓋是非顛倒邪正錯亂以白為黑以姸為醜自古亂世之君類多如此然其所以至此者則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蘇氏曰左右前後無良臣也陪貳也天不湎爾以酒言汝之沈湎非天使之也人能深味此一句則凡所為者無不正矣不獨湎于酒

也凡昏亂於貨利者豈天使之乎天未嘗使汝爲是

而酗之所爲於不義則從而法之夫不義者豈可以

爲法哉汝既愆過於容止矣而又且無明無晦飲酒

無度必其醉也則叫號歡呼而未嘗視事俾晝作夜

言日間不視事也觀酒誥所陳在今後嗣王酣身誕

惟淫泆于非彝用喪威儀則既愆爾止可見矣人惟

飲酒可以觀禮苟無度必至於威儀怭怭側弁之俄

又安得其容止之可觀哉蜩螗也螗亦蟬之別名言

其讙譁之聲如蜩螗之鳴其言語之沓沓如湯之沸如羹之熱但以此二句觀之可以見其讙譁之甚矣酒誥曰庶羣自酒以見紂之君臣無不沉湎于酒蓋紂之爲酒池肉林君臣爲長夜之飲其小大已近於喪亡矣而當時之人尚安而行之恬然不以爲慮也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言取禍于中國遂及鬼方也鬼方遠方之蠻高宗所伐者也内而中國外而鬼方無不怒之也時是也言不可歸咎於上帝也酒誥言

紂之飲酒以致敗亡之禍曰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此言紂之飲酒而亦終以匪上帝不時其意一也言上帝豈欲喪之哉爾但不能用舊政耳雖無老成人在於朝廷尚有先王之舊法可舉而行而女曾莫之聽此大命之所以傾也顛沛語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注曰偃仆也揭拔也人有常言木之偃仆而拔之者其枝葉未有所傷害而其本根實先撥也撥絶也以見商紂之惡四方未受其斃而王室已先顛覆

矣其鑒戒不遠其在夏后之世也夏以是亡今紂之所爲亦將以是亡不可不戒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在於同道然後可以興若夫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然以飲酒亡紂亦以飲酒亡厲王亦以飲酒亡所謂異世而同符也歐陽曰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近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觀此詩所謂優游和緩而不迫切者不言厲王之惡而專以紂之惡言之惟以末章

二句言商之鑒在夏則商爲厲王之鑒然後可以見其傷今之意可以一倡而三歎也或者不知乃以謂此詩者是文王刺紂之詩而非厲王之詩固哉其爲詩也

黄曰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意矣此言是也若夫篇意章指歐陽得之章中訓詁李迂仲詳之不復再出也雖然商紂失道文王咨之厲王知之而不鑒

之此所以使穆公復咨後人也不意乃祖所以咨人
反以自咨其子孫儻王少自悔悟寧能一刻自安哉
穆公言及於此無可救藥茲序詩者所以爲傷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李曰按史記衛世家武公乃僖侯之子恭伯之弟以
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時武公未爲諸侯安
得作詩刺厲王且以自警然某於此詩不能無疑說
者以爲追刺然詩中所言指其君爲小子豈有後代

諸侯乃指前王以爲小子哉武公必不然且仕於亂君之朝自警可也今先朝之事已往矣自警何爲哉則知此詩只是刺幽王然詩無明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觀國語所載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髦而舍我於是作懿以自警韋昭注曰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如懿詩果是抑詩則是乃武公年老而作不應以刺厲王也但恐別有懿詩韋昭所不見遂附

會爲抑詩𡨋雖然以爲刺厲王幽王二者皆不可知也學者亦不必泥於此但詳考詩中所言深有補於人君與夫士君子之所以修身者如南容於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第數句耳而能三復之孔子遂以爲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則此詩豈可少忽哉

黄曰夏商之禮既無證矣雖孔子有所弗敢議爵禄之制去籍久矣雖孟子有所弗得聞何者以千百載

之下而論千百載之上去古遠而聞見殊不闕其所不知而强爲之説其不失之鑿也幾希抑之一詩學者疑焉曰考之史記武公之爲諸侯蓋宣王時也烏乎刺厲王考之國語武公嘗作懿詩以自警也烏乎而爲抑詩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説則曰謂之刺厲王誤也而當曰刺幽王謂之懿者即今之抑詩也而懿當讀曰抑夫其用心於詩亦勤矣其如失之鑿何信史傳而僻聖經吾不知其可然則如之何曰盍亦論

武公愛君責已之意而他未暇焉可也觀抑之一詩雖皐陶之所以告君中庸大學之所以立論者不過是也既曰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戒君而不忘於責已愛君而無異於愛身不以厲王望厲王而以堯舜文王之所以正心誠意者望厲王其諄諄之辭至今使人讀之聳然而況於當時聞之者乎吁後之學者能於此詩白圭可磨之言而盡南容三復之意於尚不愧于屋漏之言而盡中庸不可能之義於神之格

思之言而盡夫誠之不可揜之說以之修身以之治國平天下以之行乎患難行乎蠻貊無往而不可其於事君親臨大事必有不可奪者烏可忽哉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李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抑抑密也隅廉隅言威儀維德之廉隅君子之所以爲威儀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蓋充於內者既顯著則其發於外者言斯可

從道斯可樂德義可尊容止可觀作事可法進退可度以臨其民譬如宮室之制內有繩墨外有廉隅但觀其外則可以見其內如孔子闔閭侃侃曲盡於鄉黨朝廷之間勃如襜如翼如躩如從容於進退揖遜之際茍非盛德何以及此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歐陽公曰謂哲人不自修德則習惱為昏愚矣如書言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蓋言人之行事能慎威儀則斯為哲人忽於威儀則斯為愚人哲愚之分在於慎不慎

之間耳苟為自暴自棄無有哲而不為愚者矣彼庶人之愚乃倥侗顓蒙益其疾耳疾如古者民有三疾之疾也若哲人之愚自敗其行而適為罪戾矣說此詩者多立說自為分別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然則己亦當慎其威儀矣此詩數章當如此求之不必分別也毛鄭蘇氏皆以哲人之愚為賢者不為容貌毀其威儀佯愚以避患此固無害然下

文又告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所以責王者如此豈賢者不當如此耶故哲人之愚亦當如歐陽之說昔曰或云無體之禮禮之大也無文之敬敬之至也倡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此聖人之事繩趨而尺步矩蹈而規行者禮之末而敬之衰學聖人而未詣者也吁其說過矣天下之理内外一致其外之睟然者皆其内實然者充之而進退無度言語無則者皆其内心不敬者之所形見也孰謂威儀之可忽也哉亦

爲几几可以想見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勃如翼如可

以想見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吾固知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非聖人爲是勞且繁也蓋所以制其欲心而發

其敬心也故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昔晉靈公使鉏

麑殺趙宣子鉏麑晨往見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鉏麑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棄君之命不信遂自觸槐而死吁方鉏麑之往惟恐

不遇宣子耳遇宣子則殺之必不免也今也盛服而

坐雖寐而不敢殺寧自斃其軀而不敢萌賊宜子之心誠之感人至於如此孰謂威儀之可忽邪是故君子於此不敢忘敬也能敬則爲哲人不敬則爲愚人苟謂威儀之可忽而自慢焉則亦無有哲而不爲愚者矣此惟聖罔念作狂之意也故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吁庶人之愚猶可疾也而況於哲人者亦若是焉是亦自取戾耳豈不深可惜哉故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此武公戒僞王之意亦

自警之意也雖然明作哲哲之爲言大智之謂也安有既哲而復爲愚者哉愛君之切者多遠慮自警之深者多過辭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順威儀維民之則

李曰無競維人此言治道在於得人也有覺德行此言治道在於修身也競強也莫強於得人苟能得人則四國皆則效之矣覺直也德行而無邪僻則四方

皆順從之矣中庸之九經曰先以修身繼以尊賢爲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人君內而修身外而尊賢左右前後
無非正人故能相與協力同心大其謀謨定其命令
有遠謀以時乃相戒告而又能敬其威儀則可以爲
民之則也人君能慎威儀以爲民則容止可觀進退
可度以臨其民民斯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若乃望之
則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則天下何所取法哉

昔日竊嘗論之力勝而後威兵强而後克天下之言
强者莫先焉夫豈知至誠之中有非斧鉞之斧鉞忠
信之中有非甲冑之甲冑不誠不信怨愈甚而民愈
侮言益多而民益疑何者汚其身望人以潔枉其身
望人以直天下其孰從之誠之不可揜而民之不可
欺也如此先王修德於一身初無心於四方之我訓
四國之我順也然及其至也至遠之於夷狄至幽之
於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莫不順

而學安而悅惟吾所向而應之而況於吾民乎故謂誠之不足以感人動物者皆自欺者也不欺之學自言動始是故訏謨當定命遠猶當辰告訏謨大謨也辰告說者謂相告戒非也當早辨之謂也築舍道旁三年不成非定命矣履霜堅冰至非辰告也古人所以謀欲其多斷欲其獨者所以定命也慮欲其遠辨欲其早者所以辰告也斷不獨朝令而夕改雖有大謀其能濟乎辨不早滋蔓而後圖雖有遠猶其可及

乎此皆不誠之所致也故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夫人君之言動天下之所趨向威儀之不謹民又何觀甚矣夫威儀之不可忽也厲王失德蓋亦多矣而武公猶拳拳於威儀之戒蓋威儀之不謹德行之所由虧也古之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非徒謹於言動之末也蓋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而後可以爲萬民之所望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而後可以齊民德以歸一今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古人所以深憂

也而況於人君乎吁言動之不慎威儀之不謹此周
之所以衰而極於春秋之變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
泉流無淪胥以亡
李曰其在于今言其在于今之時所興作者皆迷亂
于政其德則顛覆惟荒湛于酒則所謂威儀者果何
自而慎之哉人惟湛樂于酒則至於如蜩如螗如沸

如羹戚儀幡幡而錯亂起舞僊僊而輕數亂其籩豆
舍其坐遷無所不至也然爾雖湛於逸樂以快一時
之樂則可矣胡不思祖考數百年之基業乎其所貪
者以一日湛樂而所惜者喪祖考數百年之基業豈
不大可惜哉而乃為大淫亂曾不思先王之成法以
敬其明刑不敢少有暇逸也共當作如字讀皇天弗
尚言王之所為皇天不崇尚之則必降喪亂無辜之
人必受其既矣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

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雖有聖哲之謀肅乂之人亦至於淪胥而共受其禍也豈可不畏哉譬如泉水之流無不潰敗則其他亦將潰散矣故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言如水之淪胥以至於喪亡也

黄曰聞之師曰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厲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敬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

于酒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愚嘗觀先王盛時
飲燕之樂未嘗廢也然天下方盛則以君臣燕飲為
美談及其既衰則以荒湛于酒為亂政何也廢事謂
之荒無厭謂之湛先王於承祭祀燕臣下之際酒非
可廢也然鹿鳴之燕賓必曰修政既醉之醉酒必曰
飽德今厲王之興以政則迷亂矣以德則顛覆矣而
獨於酒是好焉非荒而何此武公所以傷今思古而
不能自已也噫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

以助遊豫非美事也而民樂而詠之者以其爲有省耕省歛而非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武公荒湛之刺其孟子所謂流連荒亡之意歟賔之初筵之詩言君臣上下沉湎滛泆此正衛武公有荒湛之刺也武公之意以爲爾雖有湛樂之從可以爲樂矣然適足以爲吾君憂不足以爲吾君樂也蓋一人之樂天下之患也一日之樂終身之憂也思厥祖父不敢荒寧以成無疆之業爾獨不是之念乎乃祖乃父所以貽厥

子孫而維持後世者有典則存焉爾其可不求先王之志而敬其明刑之法乎昔者先王勤於修政勤於明德而天命人心歸之今也厲王惑於荒湛之樂而忘先王之訓則天命去矣人心離矣天下其可保乎嗚呼無淪胥以亡武公思憂之心爲何如愚讀詩至此一章見武公愛君憂國之意出於誠心而非爲是歌詠也雖然其如厲王藐藐何

夙興夜寐洒埽庭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

戒戎作用逷蠻方

李曰君子共受其禍故告王以夙興夜寐洒埽庭内維民之章不獨爲王計也亦爲身計也蓋王受其禍己亦至於受其禍故告王以弭其禍焉言王夙興夜寐修潔於庭内則可以爲民之憲章矣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芟耘朝廷不潔豈可以責民哉歐陽公曰刺王有庭内知日夜洒埽以示人嚴潔而不知飾其身以自潔其容德此非也洒埽庭内只是修潔其朝

廷耳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又戒之以修武備也以太平之世猶且除戎器以戒不虞況厲王之世可不修武備想其當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則禍亂之來其噬臍無及矣故以修其車馬弓矢以戒戎器動作之處而遏蠻方也歐陽公曰刺王知修武備以防兵亂禦夷狄而乃不知修身遠禍亦非也

昔日茅茨不剪可以章百姓干戈不試可以來遠人

今也衛武公告厲王以所以爲民之章者特曰洒埽庭内而已告厲王之所以用遏蠻方者特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而已夫身不足以表俗則雖庭内洒埽特美觀耳其何以章百姓也德不足以服遠則雖弓矢之修適賈禍耳其何以遏蠻方也先儒之說皆曰君有庭内不洒不埽其尚如民之治不治何國之武事不講不修其尚如遠人之服不服何歐陽公又爲之說曰厲王徒知洒埽庭内而不知修身以章百姓

徒知修爾車馬而不知修德以來遠人即二說而詳武公之意竊以為不然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此讀詩之法也泥於言意之末其何足以知詩人之意哉洒埽庭内愚謂武公之非止於洒埽云耳庭内云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豈非洒埽庭内之意乎衽席之上苟有慙德宫闈之邃苟有虧言皆非洒埽庭内者也先之曰夙興夜寐其意亦可見矣修爾車馬弓矢戎兵愚謂武公之意非止於此一

言也繼之曰用戒戎作此深意也干戈省厥躬弗戢將自焚豈非用戒之意乎溺於燕安而無備黷於武事而不戒皆非用戒戎作者也若徒泥於修爾車馬弓矢戎兵之一辭則失之矣噫知牆有茨之詩則知洒埽庭內之意知甲冑起戎之言則知用戒戎作之意此愚之臆說未必其然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謹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

由言無曰茍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李曰質歐陽曰定也侯度蘇氏曰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蓋天子所恃者內而人民外而諸侯耳茍內而失民心外而失諸侯則禍亂之來必矣故必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然後可以戒不虞也然其所以戒不虞者豈有他哉惟慎言語敬威儀耳人君茍不失其言語則言而爲天下則茍不失其威儀則動而爲天

下法天下之所繫者在於言語之間故言語威儀必在於柔嘉也柔善嘉美也其曰柔嘉者非所謂巧言令色也但美其動容耳夫以白圭之玷尚可磨而去之至於斯言一有缺失則不可追矣蓋以一言之非駟馬弗追一言之失駟馬弗及豈可輕哉無易由言言皆不可易女之言而以爲尚且雖爾之舌無有捫持之者然其言一出則不可追矣人能知莫捫朕舌之說則其出言之際戒之慎之不敢少忽如古人之

三緘其口則其意可見矣人之所以慎其言語者以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故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報施之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子孫繩繩然而萬民莫不順承之矣惠之所施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必受其禍矣報施之理其不可掩如此則爲王者豈可輕言慫行而不爲子孫計哉

昔日天下之風化自朝廷始朝廷之風化自人君始故一言之發有千里之應一節之失貽四海之憂是果可不謹歟古之人君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正心誠意於宫庭之中而風移俗易於四海之遠此蓋有非斧鉞而畏非號令而信者也後之人君不求治本於身而責治效於人夫豈知先後本末之理邪彼其心以爲宫庭之内天下莫吾知而不知一言之失取笑於萬世其可掩乎此武公之戒厲王所以欲

其質諸人民之風俗謹其諸侯之法度以戒不虞之憂也又從而告之曰謹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出話之不謹威儀之不敬似末節也然王之有玷猶可磨而去之斯言之玷其可復悔乎吁厲王之聞斯言當何如其自警哉非特厲王也吾儕三復此言其自勉尤當何如邪繼之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此武公諄諄之意也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故曰無言不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曰無

德不報民之不可欺也如此為人君者苟能以順乎羣臣庶民之心則民之於君雖萬世而不忘故曰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嘗觀秦之有天下未久也而民之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漢室中興三輔之民復見漢官威儀至於感泣不能自已是何惡於秦而忠於漢哉乃知武公之言蓋不易之理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李曰視爾友君子友親也言王之所親友以爲君子者皆是和柔其顏而文飾其外以欺於人其實不能過於人也想爾處所居之室幽隱不明處能無愧怍方可爲君子葢君子小人之不同者以其眞僞也人之在室能無媿怍則是誠心於爲善然後可以爲君子苟徒能巧言令色而文飾其外掩人之不知是乃穿窬之盜也小人於閒居既爲不善見君子厭然掩

其不善而著其善所謂輯柔爾顔色於閒居爲不善則必有媿于屋漏也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蓋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人而作無人而輟苟爲因人而作輟則是修身者非所以爲已乃所以爲人也是必有人亦如是無人亦如是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苟無惡則屋漏之閒必不媿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西北隅所以謂之屋漏者廣雅以爲招魂之處也詩人之意

以爲屋漏之中乃無人之地雖曰幽隠然君子之行事有一不當其心必媿也所謂莫見乎隠莫顯乎微是也丈子有言曰君子不媿其影亦此意也無以爲不顯而莫予見也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神之爲道其至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人可欺而神不可欺也故神之爲道無有方體方其至也人不可測度之况可厭倦於無人之地乎射者厭倦也

夫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冥冥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人於冥冥之中爲不善曽不思鬼得而誅之乎

昔日中庸曰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夫中庸一卷書推其致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推其大至於川流敦化推其極至於無聲無臭而其道自謹獨始謹獨者不欺之謂也人惟自欺其心而後欺乎人乎居爲不

善見君子而後著其善此自欺也人惟有一心苟自欺其心矣尚何所不至哉今也厲王出而見君子之人則和其顏退而處宫庭之邃則遂其過失節於暗室之中而矯情於十目之地不知人可欺也心可欺乎故武公戒之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蓋責之之辭也又從而誨之曰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予讀至此一章蓋喟然而歎曰武公真其中庸謹

獨之君子也想其胸中天理甚明一毫之欺不容於心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苟無是實安能爲是言哉竊於是而思之人之所以靈於物者非人之靈也心之靈也一萌於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故至明而神者心之真也飾惡以爲善矯其外而僞其中者皆人欲之蔽而非其本心也故心貴於一而戒於二一則明明則視隱而猶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二則僞僞則見顯而不見隱所謂不誠無物也誠者實然

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用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果何在乎非神之在而心以爲如在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目果何見也非目之見而心有所見也不顯亦臨詩人知之文王未嘗自知之也蓋人以爲不顯而文王之心則以爲未嘗不顯也小人爲不善於不顯之地其心以爲人之莫予見也然而吾心知之烏得而不顯哉故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蓋人心之不可欺者此所謂神也人可欺

而心不可欺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所謂神者非必求於杳杳冥冥不可見之中而當自察於吾心昭昭不可欺之際故中庸於此而推明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理也堯舜文王孔子之所以聖顏子子思孟軻之所以賢皆由是而入焉武公由是而戒君由是而自警其意深矣噫武公之詩以爲厲王訓而聖人取之以爲後世訓吾儕當以武公之言而終身誦之則聖賢事業惟在於平日

操履之際而非在於多聞多見也前輩有銘云其出門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媿於影其寢無媿於衾請事斯語無怠厥終吁真學者所當用心之地也不可不勉愚故詳及之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李曰辟爾爲德辟君也言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在容止之地能淑謹之而不愆於威儀一舉足無

有不謹一動作無有不愼至於不僭差不賊害則無有不法之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夫以威儀不忒正是四國者以不僭不賊爲民之則故也蓋有其實則民必從而法之譬如投我以木桃報之以木李苟無其實而欲民從之譬如童羊無角自謂有角必自潰亂矣苟爲堯舜之所爲則必有堯舜之民爲文武之所爲則必有文武之民所爲與堯舜文武異而欲得堯舜文武之民豈不潰亂其心志哉

黄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斯民之在天下其本然之善出於天者固無俟於人而其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歸未嘗不本於君之善不善何者性雖相近習則相遠是以上天爲之作君作師以範儀規表一世斯民視儀聽唱從風而靡一本於君而已故夫陶天下爲君子者非民也君也敗天下爲小人者非民也亦君也自夫人膠於形骸勢位之間不知夫君民相應之機謂君之善無關於民民之惡

無關於君爲君者始肆然而莫克自反爲民者始泛然而無所適從吁抑孰知夫風行草偃聲震響答之理哉武公謂辟爾爲德而民應之以善猶投桃報李之必然者固非虚語苟王爲不善而責民以爲善亦猶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是理哉武公極言君民相應之機必即物理之易見人情之必至者言之公之心可想矣周之民有好善好暴之不同者端於此詩可見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李白荏苒柔木以荏染之柔木則可被之以絲而爲弓猶溫溫恭人乃能修德也哲人之所以能修德者能受善言故也愚人之所以不能修德者以其不能受善言也蓋得其人而語之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而語之如㑹聾而鼓之於哲人而告之以話言則順其德而行之至於愚人而告之以話言則反以我爲僭也如唐德宗以蕭復爲輕巳實非輕巳也以姜公輔爲賣直實非賣直也吾之言非僭而反以爲僭民

各有心如此不可一槩論也於乎小子或者以小子爲君命其臣之言不可以臣斥君也如書曰小子封小子胡之類是君稱臣之辭也然周公稱成王爲孺子召公亦曰冲子管蔡稱成王亦曰孺子稱君爲小子蓋自古老成人之常也但武公不得指厲王爲小子此不能無疑也當時之君憒憒然不辨菽麥不知黑白我非獨攜其手而語之也且取事之已驗者而告之也非徒對面而命之也且提其耳而誨之也惟

告之如此而王卒不能悟焉其愚甚矣古人有不死之藥或人聞之不遠千里而求及其門而人已死猶且悔恨不得其藥人之有不死之藥今已死矣則其不死之藥可謂無驗矣其言不足信也而且有悔恨之心則是愚也今王人告之以已驗之事而不信之者則何异乎求不死之藥乎借曰王未之知然亦既抱子而為父矣何為憒然而不曉乎人民之才有不淑者多是少年便已昏惑誰其早知而莫成者乎使

其早知之則其成亦早矣今王之昏亂如此則無知有素矣其曰民者蓋論凡民皆如此則王亦如此也

歐陽以抱子爲扶持其說曲也昊天孔昭言昊天甚明虧盈福謙栽培覆傾可謂明矣今王昏亂如此則其禍之來可指日而期矣吾生何所樂乎今視王夢夢然而昏亂故我慘慘然而憂慮我之誨王其諄諄然不倦非不切至而王乃聽我藐藐然而不入是王之不以我爲教之也不知君子之諫其君其心至忠

而或以爲借或以爲虐其言何自而入哉借曰王之未知然王既已老矣前曰亦既抱子此又曰亦聿既髦則詩人之意非以爲少壯之辭也於乎小子言武公之於厲王其告戒非一日也其來久矣王果能聽用其諫改過自新庶幾無大悔矣天方降艱難以喪國家取譬之不遠也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鑒不遠在殷王之世昊天之於人無有差忒其禍福之所降惟視人君之德如何耳今王益爲邪僻之行俾民

大棘無所告訴以見其無忌憚之甚也嗚呼衛武公之畏愼其懼旣如此而王殊無改過之心夫人也亦末如之何也矣

昔惟自受柔惟甘受和自古忠臣賢士未嘗不極口致諫於君有拒之而弗聽者有聽之而弗忘者非進言者有可否聽言者之有賢否耳蓋愚者之於人言如聾者之於物瞶者之於聲雷霆震空而瞶者弗聞泰山覆前而瞽者自若惟其弗覩而弗聞雖有致死

之危彼弗知也愚者之安危利菑不顧人言其類比耳至於智者則不然察利害於未形審禍福於兆朕惟懼危而弗安有而弗聞聞而弗亟耳又焉慮其覆謂我僭以為謗乎又焉用夫耳提面命而聽之藐藐乎茲三章諄諄反覆無非悼王之蒙敝禍將及已而忠言不用也至於末章則傷念至於無可奈何猶冀其萬一悔悟以聽用我謀耳噫公之意勤矣切矣純誠之篤不可以有加矣小子之義陳少南以為武公

自道庶君臣義分之昭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

我圉爲謀爲毖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

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李曰芮伯畿内諸侯爲王朝之卿士也孔氏之序書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蓋以其芮伯世在王朝常爲内卿士也左傳文公元年引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則知芮伯字良夫也菀茂貌旬均也劉或曰殺也或曰殘也毛氏則曰爆爍而希也其音訓雖不同皆是桑葉剥落之意殄絶也倉毛氏曰

喪也不如蘇氏以爲悲王氏以爲憯惻滋久其字從心從倉兄滋塡久也言桑之茂也枝葉皆盛其下無所不覆及一旦爲人所採捋則枝葉皆盡其下不得有所庇也猶周之盛也仁恩德澤饜飫於民雖匹夫匹婦無有不被其澤者及厲王之世肆行不道德澤不加於民如桑之盡而民病矣鄭氏之說以爲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被其恩而羣臣放恣乃損王之德其取譬爲迂曲惟民不得其所庇故尚伯心憂不絶

悲愴甚久至於呼天而告曰倬然而大者昊天也胡不我矜憐乎何爲而至於此極乎四牡騤騤此章言厲王征役之繁民受其禍也民之所見者惟四牡之馬騤騤然而不息旟旐翩翩然而行禍亂之生不可夸平無有邦國不見泯滅則厲王之暴虐甚矣其虐如此故民靡有黎俱受其禍以至於煨燼故芮伯以爲可哀言中國所行之道將見頻促而亡也孟子曰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是周無餘民

矣如此則知靡國不泯民靡有黎之旨也國步蔑資
國步如此無所資賴是天不我將助矣欲止息於此
則無所止欲舍而他之則將何所往四海横流滔滔
皆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人之遭於亂世其難保
如此殊可憂懼正月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此詩
曰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觀此四句則知其身無所託
蓋如此也疑定也夫君子本無强爭之心也而人何
生此禍亂之階至今爲人之病則知其必强爭也厲

惡也梗病也憂心慇慇言人之憂念土宇之日促自傷所生非其時適逢天之厚怒即所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即上章所謂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之意也然君子之遇困病可謂多矣又且急我以捍禦之事斯民困病無有休息之期也瘏病也覯遇也棘急也圉捍禦也爲謀爲毖慎也言王之謀慮及其所慎重然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則知王之所謀果非善謀也王之所慎重果非慎重也故

芮伯告之以當憂恤之事與夫序爵之事夫爵故自有序上賢則加之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乃若以小加大淫破義遠間親新間舊則失其序矣能序爵則賢能各以其類進而天下治不能序爵則賢不肖混淆而天下亂誰能執熱而不以水濯其熱乎水則能去熱賢者則能止亂不可不念也言今之君臣其何能善乎相與及於淪胥而已歐氏以謂鄭氏以爲治國之道當用賢者不惟取譬跡遠上下

大意亦不聯屬竊謂鄭氏非疎遠也非與上下不聯屬歐曰民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執不思往就水以濯滌其煩也此說固無害然與上下文不相貫孟子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孟子因論行仁遂引執熱以爲說然可以類推矣此詩謂欲去亂而不序爵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如彼遡風遡鄉也僾唈也荓使也此句頗難曉且從鄭氏之說言王之爲政見之使人唈然如鄉

疾風不能息也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趨於畎畝之間則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能好是稼穡之事則民皆趨事於畎畝之間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蓋以稼穡之實而有功代食者乃為政之善故也言代食而不言力民者但承上文不可以六字成文也亦猶擊鼓之詩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可言公孫文仲也天降喪

亂言天為喪亂以滅亡此所立之王而又加之以旱
蝗使稼穡皆病哀痛天災如此故我中國之民皆相
連屬至於空虛言民無有不受其禍者王之羣臣無
有陳力以念天之禍惟仍伯憂之也贅屬也荒虛也
維此惠君此言厲王所用非其人而自以為賢也古
者順道之君為百姓所瞻仰者以能内則秉持其心
外則宣其謀猶於衆已以為然衆人亦以為然故能
考察慎擇其相所任之人無非賢者惟彼不順之君

自以爲善自用其肺腸故所任之人已以爲賢天下不以爲賢也如此何以爲百姓之所瞻仰此民所以狂亂也古人有言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於此可見但一人爲賢矣而天下不以爲賢也唯明君則公天下之好惡衆以爲可吾亦以爲可衆以爲惡吾亦以爲惡此治亂之所由分也瞻彼中林甡甡衆多也即爲斯詩所謂詵詵是也字異而義同觀彼中林之中其鹿衆多相與羣處而朝廷之君臣乃爭相譖訴不

能相善是鹿之不如也雖曰朋友乃面朋友耳所謂嚶咨背憎者也夫所貴於人者為其異於禽獸耳禽獸乃能羣居相與羣耦而行而人乃互相猜忌無所不至則亦何貴於人乎進退維谷言進退皆不可也處昏君之朝欲進而在朝固位而不去則必受其禍退而在野又恐得罪於君相進退之間無所恃也雨無正之詩曰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以苟容阿媚而云不可使則不可直

道而行尚云可使則亦不可進而在朝則不可退而在野亦不可處斯世也蓋亦難矣維此聖人聖人則能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惑以為喜所謂抱火措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也觀百里奚知虞之將亡伍子胥知吳之將亡其察於利害亦審矣而時君不容者蓋棄聖人之言而貪目前之安自古昏君之常態也使其不以愚人之言為然則何亡國

敗家之有哉非不能言之於王以利害曉之也但以畏忌不敢言耳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夫言豈難哉第以躬之瘁可畏耳維此良人良人乃賢者也王之於賢則不求之不進之至於殘忍暴虐之人則顧念之反覆之同惡相濟如以水投水故其任用之間無非小人惟上之所喜者皆殘忍之徒故民之貪亂者安爲荼毒之行以希合上意也大風有隧隧道也大風之起也必有所從來以譬王之爲善爲

惡也亦有所從來大風之起也自於大空谷而來也王之為善也必有人以賛之為不善則自彼不順之人以助之是皆有所從來也惟良人所為皆善則王之所為無適而非善不順之人所行皆中於垢穢則王之所為無適而非不善蓋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辥居州則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辥居州則王誰與為善善惡皆有所從來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賢

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暗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此言最害理審如此說則楊子善惡混之說也告子決諸東方則東流西方則西流之說也夫性本善豈有不順之人所行冥暗而乃受性於天者乎大風有隧大風之起也有自亦猶善人之敗也必有所自善人之所以敗者以貪人之任用故也類善也貪人之敗善人此王之所以為惡也則知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故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

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詩書之言則棄之而不用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言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是以知芮伯之自傷不獨不見用於王又爲王之所使殊可閔也是豈以芮伯爲悖哉此但述王意之使爲耳嗟爾朋友此又深責羣臣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爾行乎汝雖自恣莫汝誰何然譬彼飛蟲亦有弋而獲之者故芮伯告之以此所以陰覆之也吾以言陰覆汝

而汝反以言來赫我夫處於昏君姦臣之朝告於君則罹爲虐告於臣則臣反予來赫其得罪於君臣之間如此幾何而免於戾乎民之罔極職涼善背鄭氏以爲信不如毛氏以爲薄言民之罔中由所主者薄德之人善相棄背也穆公戒其臣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則民之罔極非民之罪乃在位者之罪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薄德之人惟在害民之事惟恐其不勝民皆化之爲回僻之行則以其所主者力爭故

耳民之未戾言民之未定者則以其所主者盜賊之臣爲寇亂之行也我溥告之以爲不可而汝乃反覆而罵我況敢大言乎是亦上文所謂反予來赫之意也汝雖自曰此禍非我所致然我既作此歌以諫其惡矣不可欺也自古亂臣之敗國雖自欺以爲無罪而欲以欺於人人其可欺乎板之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此詩又曰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末章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則知厲王之

世凡伯芮伯皆以此告其朋友而朋友不信乃知厲
王之世非無忠信之人特不見用耳
昔日左傳文公元年秦伯引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
隧至覆俾我悖則芮伯者字良夫乃畿内諸侯入為
王朝卿士也其作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
聽任之際屢致意焉其章指當從吕伯恭其訓義少
南為優但於十三十四十五章猶有未純不能不少
加檃括餘章文義不録止於兹三章述之耳一章至

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以當時被禍各有望治之心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禄者不可不稽撰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嘆懼亂饑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舍所由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譖毁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明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各

有所由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疏棄君子者小人之言先入也前章言善惡各有所由來此又言王性本善多由貪人以敗之耳道聽之言則答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以不用其良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十四章自此至末章皆託與公卿僚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

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十五章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京薄善覆背之人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遹邪僻也反覆其辭者所以深惡之也

毛詩集解卷三十四